六一居士詩話
司馬溫公詩話
貢父詩話
後山居士詩話
臨漢隱居詩話

#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六一居士詩話

歐陽修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津逮祕書皆收有此書百川題作六一居士詩話津逮簡稱六一詩話百川宋本故據以排印書名亦從之

# 六一居士詩話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羣臣皆進而稱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祭謝上帝。實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五（二字一作之）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軿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爲笑。

京師羣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景。罕或（一作獲）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李。拍酒樓頭（一作前）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神御殿。蓋（一作寺）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語處喫飯（一作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二字一作於此）時。貴不數魚鰕。一有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忽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庖煎苟失所。入喉爲鎖鉤。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信。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鱷龍蛇。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斯（一作茲）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憑亦賴。此言誠可嘉。河豚常出於春暮。羣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

與荻芽（一作笋）爲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秖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爲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鄱俎之間。筆力雄贍。頃而成。遂爲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清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一有朔風三日暗吹沙。蛟龍卷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媧。大明廣庭踏朝賀。雉尾不掃粘宮靴。宮中才人承聖顏。捧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貢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爲絕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需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爲琴囊。二物眞余家之寶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荅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

爭效之風雅一（一作變）謂之崑體。繇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偶得（一作偶收）。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一作既）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嘆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爲辭章。俊逸之士也。因會（一作命）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一作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曰。張康渾裘馬。許洞鬧裝妻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句。（一作辭）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二字一作堪織）。能（一作所）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一作晚）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常謂予曰詩家雖率（一作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一作物）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嘗（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東汰梅翁事清切（一作句）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一作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苦）硬咀嚼苦且（一作難嗄又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或作嘗）遊一縣（忘其縣名）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二字一作喻胡）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俗語轉音遽）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

第。輸君一籌。既而灰牓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恩肝膂。（四字一作此漁父肝）藏熟而膏藏虛也。又有詠詩者云。（一無此六字）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卻猫兒詩。人皆以爲笑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一作兩）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又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劒器。曹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幸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一作）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爲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陶尚書穀嘗曰。尖簷帽子卑凡。厥短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爲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爲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矣。但進諫必以

章疏。無直用棄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一作撞）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精麤頓（一無此字）異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對月詩所謂雲頭滴滴開金餅、水面沈沈臥彩（一作綵）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舜元字才翁。詩亦遒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美紫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一作喜）爲詩。而多稱引後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着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黨魚繁。豉添蓴菜（一作綠）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稱賞此二（一作兩）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一作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一作大年）新蟬云。風來玉宇烏先轉（一作覺）。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爲佳句也。又如（一有大年二字）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區區於風雲（一作雪）草木之類。爲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文僖公一聯。最爲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

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射（賢齊）家。僕射罷相歸洛。（一作終）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爲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爲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有多情未老已（一作先）白髮、（三字一作）頭先白。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官不偶。終以（一作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唐。滿峽猿聲斷旅（一作腸）盡萬里可堪人誦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爲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得多爲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阜囊。莫爲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兒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爲世所珍。（一作好）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以此紙書其簽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爲三絕。眞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

遊不得。忽然騎一棗青（一作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一有其字）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腳流。神（一作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

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一作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一有羽衣二字）。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傳矣。人間又有望瀛府、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爲何事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有遺亡（四字一作必有知者爾）。

龍圖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爲人沈厚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又如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階前一尺長。殆不類其爲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發）談笑。助諧謔。敍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一作乍）還。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一作夫）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一（一有彌字）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

歟。坐客皆爲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有色映堋雲爛。聲迎羽月遲。馳。一作尤爲京師傳誦。當時舉子目公爲宋采侯。

# 司馬溫公詩話

司馬光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津逮祕書皆收有此書津逮本作續詩話蓋以溫公自謂續六一詩話而作百川宋本作司馬溫公詩話故據以排印書名亦從之

# 司馬溫公詩話

宋 司馬 光撰

詩話尙有遺者。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故敢續書之。

文德殿百官常朝之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旰。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爲詩曰。立殘塔下梧桐影。喫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之實事也。

惠崇詩有剡靜龍歸匣旗閑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有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或有譏其犯古者嘲之河分崗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進士潘閬常謔之曰。崇師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無詣沙門島耶。

梅聖俞之卒也。余與宋子才選、韓欽聖宗彥沈文通遘俱爲三司僚屬共痛惜之。子才曰。比見聖俞面光澤特甚。意爲充盛。不知乃爲不祥也。時欽聖面亦光澤。文通指之曰。次至欽聖矣。衆皆尤其暴謔。不數日欽聖抱疾而卒。余謂文通曰。君雖不爲呪詛。亦戲殺耳。此雖無預時事。然以其與聖俞同時。事又相類。故附之。

鄭工部詩有杜曲花香釀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亦爲時人所傳誦。誠難得之句也。

科場程試詩國初以來難得佳者天聖中梓州進士楊諤始以詩著其天聖八年省試蒲車詩云草不驚皇轍山能護帝輿是歲以策用清問字下第景祐元年省試宣室受釐詩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諤是年及第未幾卒慶曆二年韓欽聖試勳門賜立戟詩云凝峯畫旛轉交鍛彩支繁范景仁云曾見眞本如此傳欽聖作迎風畫旛轉映日彩支繁故兩存之蘇州進士丁偃試邇英延講藝詩云白虎前芳掩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寤垂意在蒼生有古詩諷諫之體偃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尋卒滕元發甫皇祐五年御試律聽軍聲詩云萬國休兵外羣生奏凱中以是得第三人最爲場屋所稱鮑當善爲詩景德二年進士及第爲河南府法曹薛尚書映知府當失其意初甚怒之當獻孤鴈詩云天寒稻粱少萬里孤難進不惜死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嗟賞自是游宴無不預焉不復以掾屬待之時人謂之鮑孤鴈薛嘗暑月詣其廨舍當方露頂狼狽入易服把板而出忘其幞頭薛嚴重左右莫敢言者坐久之月上當顧見髮影大慙以公服袖掩頭而走

林逋處士錢塘人家於西湖之上有詩名人稱其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淸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曲盡梅之體態

魏野處士陝人字仲先少時未知名嘗題河上寺柱云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時有幕僚本江南文士也見之大驚遂與相見贈詩曰恠得名稱野元來性不羣借冠來謁我倒屣起迎君仍爲延譽由是人始重之其詩效白樂天體眞宗西祀聞其名遣中使召之野閉戶踰垣而遁王太尉相旦從車駕過陝野貽

詩曰。昔時宰相年年替。君在中書十一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逐赤松游。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許。野叉嘗上寇萊公準詩云。好去上天辭將相。卻來平地作神仙。又有啄木鳥詩云。千林蠹如盡。一腹餒何妨。又竹杯埃詩云。吉凶終在我。反覆謾勞君。有詩人規戒之風。卒贈著作郎。仍詔子孫租稅外。其餘科役。皆無所預。仲先詩有妻喜栽花活。童誇鬬草贏。眞得野人之趣。以其皆非急務也。仲先詩有燒葉爐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仲先既沒。集其詩者。嫌燒葉貧寒太甚。故改葉爲藥。不惟壞此一句。乃幷一句亦無氣味。所謂求益反損也。仲先贈先公詩。有文雖如貌古。道不似家貧。先公監安豐酒稅。赴官。嘗有行色詩云。冷於陂水澹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猶賴丹青無處畫。畫成應遣一生愁。讀非狀難寫之景也。

丁相謂、善爲詩。在珠崖。猶有詩近百篇。號知命集。其警句有草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少時好蹴踘。長韻其二聯云。鷹鶻騰雙眼。龍蛇繞四肢。躡來行數步。蹺後立多時。

寇萊公詩。才思融遠。年十九。進士及第。初知巴東縣。有詩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又嘗爲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爲人膾炙。

陳文惠公堯佐。能爲詩。世稱其吳江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又嘗有詩云。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詩家零落景。采石合如樵。

龐穎公籍。喜爲詩。雖臨邊典藩。文案委日。不廢三兩篇。以此爲適。及疾亟。余時爲諫官。以十餘篇相示。手

批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嘗有此思耳。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而薨。

韓退處士絳州人。放誕不拘。浪跡秦晉間。以詩自名。常跨一白驢。自有詩云。山人跨雪精。上便不論程。嗅地打不動。笑天休始行。爲人所稱。好着寬褒鶴氅。醉則鶴舞。石曼卿贈詩曰。醉狂玄鶴舞。閑臥白驢號。章獻太后上僊。羣臣進挽歌數百首。唯曼卿一聯首出曰。震出坤柔變。乾成太極虛。太后稱制日。仁宗端拱至是始親萬機。曼卿詩切合時宜。又不卑長樂也。

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絕。無對。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人以爲勍敵。

詩云。牂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詩人。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偏舉。

劉燁字孟節。青州人。喜爲詩。慷慨有氣節。舉進士及第。爲幕僚一任。不得志。棄官隱居野原山。去人境四十里。好游山。常獨挈飯一罌。窮探幽險。無所不至。夜則宿於巖石之下。或累日乃返。不畏虎豹虺虺。富丞相甚禮重之。常在府舍西軒。有詩云。昔年曾作瀟湘客。憔悴東秦歸未得。西軒忽見好溪山。如何尚有楚鄉憶。讀書誤人四十年。有時醉把欄干拍。

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鸛雀樓。有王之渙、暢諸（一云暢當）二詩。暢詩曰。

迥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王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徹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二人者皆當時賢士所不數。如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

陳亞郎中性滑稽。嘗爲藥名詩百首。其美者有風雨前湖夜。軒牕半夏涼。不失詩家之體。其鄙者有贈乞雨自曝僧云。不雨若令過半夏。定應隘作胡蘆巴。又詠上元夜游人云。但看車前牛領上。十家皮沒五家皮。蔡君謨嘗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亞應聲曰。蔡襄除口便成衰。

楊朴字契玄。鄭州人。善爲詩。不仕。少時嘗與畢相同學。畢薦之。太宗召見。面賦蓑衣詩云。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除官不受。聽歸山。以其子從政。爲長水尉。朴嘗爲七夕詩云。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間巧已多。

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翰林。子儀素爲先達章獻臨朝時。子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爲樞密副使。意頗不平。作堠子詩云。空垦厚貌臨官道。大有人從捷逕過。先朝春月多召兩府兩制三館。於後苑賞花釣魚賦詩。自趙元昊背誕西陲。用兵屢衂。甚久。嘉祐末。仁宗始復修故事。羣臣和御製詩。是日微陰寒。韓魏公時爲首相。詩卒章云。輕雲閣雨逾天仗。寒色留春入壽盃。二十年前曾侍宴。台司今日喜重陪。時內侍都知任守忠嘗以滑稽侍上。從容言曰。韓琦詩譏陛下。上愕然問其故。守忠曰。譏陛下游宴太頻。上爲之笑。

熙寧初。魏公罷相。留守北京。新進多陵慢之。魏公鬱鬱不得志。嘗爲詩云。花去曉叢蜂蝶亂。雨勻春圃桔槔閑。時人稱其微婉。

元豐初。宦者王紳。効王建作宮詞百首獻之。頗有意思。其太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寶慈、皇太后宮名也。太后幸景靈宮。鸞前露面雙童女詩曰。平明彩仗幸琳宮。紫府仙童下九重。鞚頓瓏璁時駐馬。畫工闇地貌眞容。

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游萬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舍得之。所謂九詩僧者。劒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其美者。亦止於世人所稱數聯耳。交如好治經。所爲奇僻。自謂得聖人微旨。先儒所不能到。貧無妻兒。不應衆。常奇食僧舍。僧亦不厭苦之。始居龍門山。猶苦游人往來多。從居萬安山。屏絕人事。專以治經爲事。凡數十年。用心益苦。而去人情益遠。衆非笑之。交如不變益堅。雖非中行。其志亦可怜也。

范景仁鎭、喜爲詩。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鄉里。遂輕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臨知梓州。景仁枉道過之。歸至成都。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游峨眉青城山。下巫峽。出荆門。凡期歲。乃還京師。在道作詩凡二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

嘉祐中。有劉諷都官閒州人。亦年六十三致仕。夫婦徙居賴山。景仁有詩送之云。移家尙恐青山淺。隱几惟知白日長。時有朱公綽送諷詩云。疏草焚來應見史。橐金散盡只留書。皆爲時人所傳誦。

大名進士耿仙芝。詩著其一聯云。淺水短蘇調馬地。澹雲微雨養花天。爲人所稱。

唐明皇以諸王從學。命集賢院學士徐堅等討集故事。兼前世文辭。撰初學記。劉中山子儀愛其書曰。非

止初學可爲終身記。

宗袞嘗曰。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爲也。猶唐相崔渙曰。抑人以遠謗。吾所不爲。

杜甫終於耒陽。藁葬之。至元和中。其孫始改葬於鞏縣。元微之爲誌。而鄭刑部文寶謫官衡州。有經耒陽子美墓詩。豈但爲誌而不克遷。或已遷而故冢尚存耶。

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滉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然後蹀躞嘶鳴也。蓋唐時方鎭亦倣之。因而名廳事也。

# 貢父詩話

劉攽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川學海及津逮祕書皆收有此書百川宋本故據以排印

# 貢父詩話

宋 劉 攽撰

太宗好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常作詩賜之。累朝以爲故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不必盡上所自作。景祐初。賜詩落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德合如何。論者謂質厚宏壯。眞詔旨也。

劉子贈人詩云。惠和官尙小。師逵祿須干。取下惠罕之和、師也達而子張學干之事。或有除去官字示人曰。此必蕃僧也。其名達祿須干。聞者大笑。詩有詩病。俗忌當避之。此偶自諧合。無若輕薄子何。非筆力過也。

景祐中。宋宣獻上楊太妃挽詩云。神歸梁小廟。禮祔漢餘陵。文士稱其用事精當。楊昌言詩曰。先帝遺弓劍。排雲上紫淸。同時受顧託。今日見升平。雖不用事。意思宏深。足爲警語。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鎭長安。梅送詩曰。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時獨刻公詩於石。

僧惠崇詩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靑。然唐人舊句。而崇之弟子。吟贈其師詩曰。河分崗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偸古人句。古人詩句似詩兄。杜工部有峽束蒼江起。巖排石樹圓。頃蘇子美遂用峽束蒼江、巖排石樹作七言句。子美豈竊詩者。大抵諷古人詩多。則往往爲己得也。

王元之謫黃州詩曰。又爲太守黃州去。依舊郎官白髮生。在朝與執政不相能。作江豚詩以譏之曰。江雲

漠漠江雨來。天意爲霖不干汝。俗云。豚出則有風雨。又曰。飡喈蝦魚頗肥腯。譏其肥大。

人多取佳句爲句。圖持小巧。美麗可喜。皆指詠風景、影似百物者爾。不得見雄材遠思之人也。梅聖俞愛嚴維詩曰。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固善矣。細較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何須柳也。工部詩云。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可無瑕類。又曰。蕭條九州內。人少豺狼多。少人愼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若此等句。其含蓄深遠。殆不可模倣。

詩以意爲主。文詞次之。或意深義高。雖文詞平易。自是奇作。世効古人平易句。而不得其意義。醜成鄙野可笑。盧仝云。不卽溜鈍漢。非其意義。自可掩口。寧可効之耶。韓吏部古詩高卓。至律詩雖稱善。要有不工者。而好韓之人。句句稱述。未可謂然也。韓云。老公眞箇似童兒。沒井埋盆作小池。直諧戲語耳。歐永叔江鄰幾論韓雪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杯爲不工。謂坳中初蓋底、凸處遂成堆爲勝。未知眞得韓意否也。永叔云。知聖俞詩者莫如某。然聖俞平生所自負者。皆某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稱賞。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之詩。得無似之乎。

潘閬字逍遙。詩有唐人風格。有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皆南飛。歲暮自桐廬歸錢塘。僕以謂不減劉長卿。

太宗晚年。燒煉丹藥。潘閬嘗獻方書。及帝升遐。懼誅。匿舒州潛山寺爲行者。題詩於鍾樓云。遠寺千千萬萬峯。忘第二句。頑童趁暖貪春睡。忘卻登樓打曉鍾。孫僅爲郡官。見詩曰。此潘逍遙也。告寺僧呼行者。潘已亡

去。

王益柔勝之爲館職。年少意頡頏。張掞叔文亦新貼職。年長而官已高。每羣聚。輒居上座。王密於屏風題云。四十餘年老健兒。（此唐徐州節度王智興自詠詩句。）翌日會食。王正座詩下。衆無不哂。

李絢（公素）有詩贈同姓人曰。吾宗天下著。王勝之輒取注之曰。居甘泉者以謳著。（京師名倡李氏。居甘泉坊。善謳。）賣藥者以木牛著。（京師李家賣藥。以木牛自表。人呼爲李木牛。）圃菜者以憨著。（李乃國手。而神思昏濁。人呼爲李憨子。）裁幞頭者以拗著。（李家幞頭。天下稱善。而必與人乖刺。歲久。自以拗李呼之。）作詩者以豁達著。（豁達老人喜爲詩。所至輒自題寫。詩句鄙下。而自稱豁達李老。嘗書人新素牆壁。主人憾怒。訴官杖之。拘執使市石灰。更圩漫訖。告官乃得縱舍。聞者哂。）此數人因勝之有云。遂自託不朽。

梅昌言出鎮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都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籠吉戍黃榆暗。雪滿長郊白草褰。出去暫開貔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鬢間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大喜之。

黃覺仕宦不遂。嘗送客都門外。不及寓邸舍。會一道士。取所攜酒炙。呼飲之。既而道士舉杯。撫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爲洞賓也。又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之。出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予藥數寸許。告覺曰。一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是歲卒。

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以文章立朝，爲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賜宴優人有爲義山者，衣服敗敝，告人曰：吾爲諸館職撏搭至此，聞者歡笑。大年漢武詩曰：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索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元獻王文通詩曰：甘泉柳苑秋風急，卻爲流螢下詔書。子儀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之如此。

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爲村夫子。鄉人有強大年者，續杜句曰：江漢思歸客，楊亦屬對：鄉人徐舉乾坤一腐儒。楊默然。若少屈，歐公亦不甚喜杜詩。謂韓吏部絕倫，吏部於唐世文章未嘗屈下，獨稱道李杜不已。歐貴韓而不悅子美，所不可曉。然於李白而甚賞愛，將由李白超逸飛易爲感動也。

孟東野詩，李習之所稱，食薺腸亦苦，強歌聲不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可謂知音。今世傳郊集五卷，詩百篇，又有集號咸池者，僅三百篇，其間語句，尤多寒澀，疑向五卷是名士所刪取者。東野與退之聯句語詩，宏壯博辯，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色也。

張籍樂府詞，清麗深婉。五言律詩，亦平澹可愛。至七言詩，則質多文少，材各有宜，不可強衣飾。文昌有謝裴司空馬詩曰：乍離華廐移蹄澁，初到貧家舉眼驚。此馬卻是一遲鈍多驚者，詩詞微而顯，亦少其比。

白樂天詩云：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唐人語也。今人不用斷字。唐人作斯音，五代已作入聲。陶穀云：尖簷帽子卑凡斷是也。白曰：金屑琵琶槽雪擺，胡騰衫琵琶與今人同。杜曰：皁鵰寒始急，白曰：千呼萬喚始出來，人皆爲語病。事之終始，音上聲，有所宿留，今甫然者，音去聲，二公詩自非語病。

唐詩賡和有次韻（先後無易）有依韻（同在一韻）有用韻（用彼不必次）吏部和皇甫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不曉劉長卿餘干旅舍云搖落莫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館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砧衣兩詩偶似次韻皆奇作也

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務多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爲詩量力致功精思數十年然後名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用心苦然豈獨畫手心苦耶

眞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斗直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

海陵人王綸女輒爲所憑自稱仙人字善數品形製不相犯吟雪詩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亂飄瑞葉落人間（說云天上有瑞木開花六出）他詩句詞意飄逸類非世俗可較題金山云濤頭風捲雪山腳石蟠虬常謂綸爲清非孺子不曉其義亦有詩贈曰君爲桐葉我爲春風春風會使秋桐變秋桐不識春風面居數歲神舍女去懵然無知嫁爲廣陵呂氏妻

鞠（見蠶去病傳注穿城蹋鞠）皮爲之實以毛蹙蹋而戲晚唐已不同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煙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今柳三復能之述曰背裝花屈膝（屈口勿反）白打大廉斯進前行兩步蹺後立多時柳欲見晉公無由會公蹴毬後園偶迸出柳挾取之因懷所業戴毬以見公出書

再拜者三。每拜毬起復於背膂幞頭間。公乃笑而奇之。遂延於門下。然弟子拜師。常理也。獨毬多賤人能之。每見勞於富貴子弟。莫不拜謝而去。此師拜弟子也。術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云。

洪州西與滕王閣相對。一僧盡覽詩板。告郡守曰。盡不佳。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遣出閩。僧有朋多詩。如虹收千嶂雨。潮展半江天。又曰。詩因試客分題僻。棊爲饒人下着低。亦巧思也。

王丞相嗜諧謔。一日論沙門道因曰。投老欲依僧。客遽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一句。客亦曰。急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上去投。下去脚。豈不的對也。王大笑。

孟蜀時。花蕊夫人號能詩。而世不傳。王平父因治館中廢書。得一軸八九十首。而存者纔三十餘篇。大約似王建句。若廚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月頭支給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着唱名都不語。含羞急過御床前。

山東二經生同官。因舉鄭谷詩云。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王徭。一生難之曰。野鷹安得王徭。一生解之曰。古人寧有失也。是年必當率翎毛耳。

刁景純有見無類。必往復。歸每至三鼓。宋祁判館。集僚屬而刁或連日不赴。因邀而譴讓之。王原叔戲改杜贈鄭廣文云。景純過官舍。走馬不曾下。驀地趁朝歸。便遭官長罵。李獻臣曰。我爲足之云。多羅四十年。偶未識摩氈。（時西戎唃氏子名摩氈。）近有王宣政。（時時與紙錢。刁嘗爲王宣政作墓銘。）以古文篆隸加標軸。密挂刁聽事。會一

日大雨不出周步廳廡間始見此圖問之從者曰挂此已數日矣先造者往往能通念也

蘇子美魁偉與宋中道並立下睨之笑曰交不着（京師市井語也）號爲錐宋爲其頴利而么麼云贈詩曰譬如利錐末所到物已破後倅洺州洺本趙地有毛遂塚聖俞遂舉處囊事爲送行詩戲之

司馬温公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詩曰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然則此旂當爲斉音周人語轉亦如關中以中爲蒸虫爲塵丹青之青爲萋也五方語異閩以高爲歌荆楚以南爲難荆爲斤昔閩士作清明象天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采高會攷官同里遂中選荆楚士題雪用先字後曰十二峯樀旋旋添反讀添爲天字也向敏中鎮長安士人不敢賣蒸餅恐觸中字諱也

楊安國判監集學官飲必誦詩譜以侑酒舉盃屬客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且飲酒斐如晦亦舉盃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一坐皆唉而楊不悟

泗州塔人傳下藏眞身後閣上碑道興國中塑僧伽像事甚詳退之詩曰火燒水轉掃地空則眞身焚矣塔本喻都料造極工巧俗謂塔頂爲天門蘇國老詩曰上到天門最高處不能容物只容身以譏在位者古詩云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以燕時物故寓言爾蜀人自京以鴿寄不浹旬而達舶船浮海亦以鴿通信非虛言也史以陸機黃耳爲犬能寄書恐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殆數千里安能諭人而從舟楫乎或者爲奴名不然當爲神犬也

史著赫連勃勃之暴烝土築城意謂盆甑熟之然不知北方土工用春首聚土陽氣烝發用築則堅牢特

甚故爾。近有獻策築吳江爲瓮堤。士人欲以巨瓮實土。稍稍下之。不思土實則瓮重。不可致虛。致水中則泛泛曷可止。雖執政亦惑之。然治河皆有瓮堤。形似瓮耳。不用陶器也。

汪白爲平糶詩刺時病云。穴垣補墻隙。墻成垣已隳。斷屨補穿履。履成屨亦虧。

晏元獻尤喜江南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樂府木蘭花皆七言詩。有云。重頭歌詠響琮琤。入破舞腰紅亂旋。重頭、入破。皆絃管家語也。歐陽文忠公見張安陸。迎謂曰。好雲破月來花弄影。韓吏部集有李習之兩句云。前之詬灼灼。此去信悠悠。若無可取。鄭州掘一石刻。刺史李翺詩曰。縣君愛塼渠。遶水恣行游。鄙性樂山野。掘地便池溝。兩岸植芳草。中間漾清流。所向既不同。塼鑿名自修。從他後人見。景趣誰爲幽。王深父編次入習之集。此別一李翺。而習之不能詩也。吏部讀皇甫湜詩。亦譏其掎摭糞壤。梅聖俞謂。尹師魯以古文名而不能詩。

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合烏頭。員郎上官俶。嘗勸石少傅 中立 愼緘。石勃然曰。上官俶如下官口何。

韓吏部贈玉川詩曰。水北山人得聲名。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又曰。先生抱材須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王向子直謂韓與處士作牙人。商度物價也。古稱駔儈。今謂牙非也。劉道原云。本稱互郎。主互市。唐人書互爲牙。因訛爲牙。理或信然。今言萬爲力。千爲撽。非訛也。若隱語爾。

陳文惠堯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游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搆亭號佚老。後歸政者往往多効之。公喜堆墨書。游長安佛寺題名。從者誤側硯汙鞋。公性急。遂窒筆於其鼻。客笑失聲。若皇甫湜怒其子。不暇取杖。遂齕臂血流。

今人呼禿尾狗爲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記陶尚書詩語。末厥兵。則此兵正謂末賊爾。末厥對卑凡字。世語虛僞爲何樓。蓋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皆行濫者。非沽濫稱也。世語優人爲何市樂。說者謂南都石駙馬家樂甚盛。詆誚南市中樂人。非也。蓋唐元和時燕吳行役記。其中已有河市字。大抵不隸名軍籍而在河市者。散樂名也。世謂事之陳久爲瓚。蓋五代時有馬瓚爲府幕。其人魯戇。有所聞見。他人已耽熟而己甫爲新奇道之。故今多稱瓚爲耽熟。京師人貨香印者。皆擊鐵盤以示衆人。父老云。以國初香印字逼近太祖諱。故託物默諭。

梁周翰。眞宗卽位。始知誥。贈柳開詩曰。九重城闕新天子。萬卷詩書老舍人。時楊大年、朱昂同在禁掖。楊未及滿三十。而二公皆老。數見靳侮。梁謂之曰。公毋侮我老。此老亦將留與公爾。朱昂聞之。背面搖手掖下。謂梁曰。莫與莫與。大年死。不及五十。

余靖兩使契丹。虜情益親。能胡語。作胡語詩。虜主曰。卿能道。我爲卿飲。靖舉曰。夜筵設邏盛也。臣拜洗。受賜兩朝厥荷。通好情幹勤。厚重。徵臣雅魯。拜舞。祝若統。福祐。聖壽鐵擺。嵩高。俱可忒。無極。主大笑。遂爲醻觴。漢史有槃木白狼詩。譯出夷語。殆不若靖眞胡語也。劉沆亦使虜。使凌壓之。契丹館客曰。有酒如渑。繫

舒人而不住。沆應聲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仁宗待虜有禮。不使纖維迕之。二公俱謂官。

古人多歌舞飲酒。唐太宗每舞屬羣臣。長沙王亦小舉袖曰。國小不足以回旋。張燕公詩云。醉後歡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揔成詩。李白云。要須回舞袖。拂盡五松山。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還。今時舞者。必欲曲盡奇妙。又恥効樂工藝。益不復如古人常舞矣。古人重歌詩。自隋以前。南北舊曲頗似古。如公莫舞、丁督護。亦自簡澹。唐來是等曲又不復入聽矣。近世樂府。爲繁聲加重疊。謂之纏聲。促數尤甚。固不容一唱三歎也。胡先生許太學諸生鼓琴吹簫。及以方響代編磬。所奏唯采蘋鹿鳴數章而已。故稍曼延。傍邏鄭衛聲。或問之曰。無他。直纏聲鹿鳴采蘋爾。

梅聖俞幼戲謝師直詩曰。古錦裁詩句。班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効陸郎無。師直小名錦衣奴。至十歲讀此。方悟之。

石曼卿獨行京師。一豪士揖之而語曰。公幸過我家。石許之。同入委巷。抵大第。藻飾宏麗。錦繡珠翠。殆非人間所擬。歌舞歡醉。丐書爲揮籌筆驛詩數篇。以金帛數百千贈之。復使騶從送還。恍然不知其誰。翌日。殆無復省所居矣。他日遇諸塗。又遺以白金數兩。謂曰。詩中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最爲佳句。

趙少師初在漣水守館不數年。後以學士知漣水。繼來者名其堂豹隱。曼卿有詩曰。熊非清渭逢何莫。龍臥南陽去不還。年少客游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談間。後莫偕者。

曹參嘗爲功曹。而杜詩云。功曹無復歎蕭何。誤矣。按光武嘗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陳子昂云。吾聞中山

相乃屬放麑翁放麑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謂之中山亦誤矣唐韓皐鼓廣陵散其說謂毋丘儉諸葛誕刺揚州舉兵討晉不成而散於廣陵爾劉道原謂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儉誕皆死壽春是時廣陵屬徐州至隋唐始爲揚州不可不察也

景祐中羌人叛詔遣士獻方略率皆得官有題關西驛舍曰弧星熒熒照寒野漢馬蕭蕭五陵下廟堂不肯用奇謀天子徒勞旰賢者萬里危機入燕薊八方殺氣衝靈夏逢時還似不逢時已矣吾生眞苟且

宋次道次西都詩以野狐落對五鳳樓言野狐落唐人名宮人所聚也

太宗時同年數輩取名似姓者爲句云郭鄭鄭東東野絳馬張張夏夏侯璘熙寧初有崔度崔公度王韶王子韶又有章君陳陳君章如以西門豹對東方虬也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穆王八駿有山子馬之名）

久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某爲衡水令人謝之曰正欲作對爾實非有盜也）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漏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以震折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長闊各三尺銀色莫不該信有熟於江湖間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木記已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人譚黃巢事甚悉因曰黃太晚節至此張安道尚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言信然乎

江州琵琶亭前臨江左枕湓浦地尤勝絕夏梅詩最佳（英公儀）夏云年光過眼如車轂職事羈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笑何須涕泣滿青衫梅云陶令歸來爲逸賦樂天謫宦起悲歌有絃應被無絃笑何況臨絃

泣更多。又有葉氏女（名桂女字月流）詩曰。樂天當日最多情。淚滴青衫酒重傾。明月滿船無處問。不聞商女琵琶聲。

詞人以也字作夜音。杜云。青袍也自公。白公云。也向慈恩寺裏游。不可如字讀也。

張湍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以呈尹。而豬輒突入湍家。湍卽捉殺之。湍對尹曰。律云。豬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笑之。爲別市豬。

張介以命術游公卿間。寓居錢塘西湖上。嘗自京師南歸。士大夫率爲詩贈之。呂許公、王沂公時方執政。亦皆有詩。夏鄭公留守南京。爲詩繼二公曰。上公詩筆千金重。逋客歸裝一舸輕。莫到青山更招隱。且留賢哲爲蒼生。鄭公在朝。數爲御史糾劾。疑時宰諷旨。作青雀詩。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礙鵷鸞。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爲他人作彈丸。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年能詩者。亦時有佳句。蜀人楊諤。宣室受釐落句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滕甫西旅來王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傳聞漢都護。歸奉萬年觴。諤有詩名。題驪山詩云。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最爲警策。

唐人飲酒以令爲罰。韓吏部詩云。令徵前事爲。白傅詩云。醉翻襴衫拋小令。今人以絲管歌謳爲令者。卽白傅所謂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繼承者辭之。搖首挼舞之屬。皆卻之也。至八遍而窮。斯可受矣。其舉故事物色。則韓詩所謂耳。近歲有以進士爲舉首者。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以字偏傍爲率。曰。金

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紬絹綱．至其黨人曰．鬼魅魍魎魁．俗有謎語曰．急打急圓．慢打慢圓．分爲四段．送在笤前．初以陶瓦．乃謂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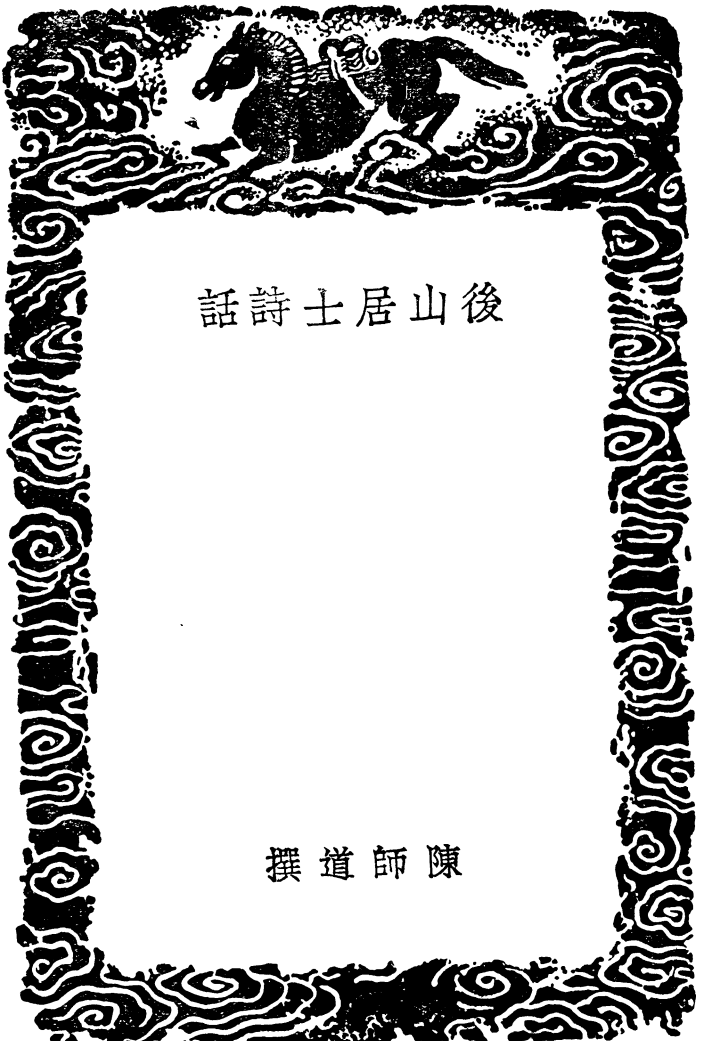
陳文惠善爲四句詩．在江湖有詩云．平波渺渺煙蒼蒼．菰蒲才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文惠年六十餘．才爲知制誥．其後遂至眞宰使相致仕．文惠喜堆墨書．深自矜負．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與石少傅同在政府．石欲戲之．政事堂有黑漆大飯床．長五六尺許．石取白堊橫畫其中．可尺餘．而謂陳曰．吾頗學公堆墨字．陳聞之歡甚．石顧小吏二人．舁飯床出．曰．吾已能寫口字．陳爲悵然．

江鄰幾善爲詩．清淡有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郡邸獄寃誰與辨．皐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己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質淳雅．喜飲酒．鼓琴圍棊．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卽留宿人家．商度風韻．陶靖節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官善琴．以坐局不得出．江且就之．郡中沙門羽士．及里氓能棊者數人．呼與同往．郡人見之習熟．因畫爲圖．前列騶導．有一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羽士．褐衣數人．葛巾芒屩．累累相尋．意思蕭散．惜時無名手．此畫不足傳後．何必改嵇阮也．

道人張無夢．在眞宗朝以處士見．除校書郎．無夢善攝生．梅昌言知蘇州．無夢求見之．先與詩．壺中一粒長生藥．待與蘇州太守分．好爲大言．處之不疑．自比李少君而然．無夢年九十死．無夢語人．少時將欲屏

居山中十歲自以謂不動及出見婦人美色乃復歎然又入山十餘年乃始寂定勸人飲食毋用鹽醋煮餅淡食更有自天然味無夢老病耳聾其死亦無他異

蜀人李士寧好言鬼神詭異事爲余言嘗泛海値風廣利王使存問已又嘗一夜有人傳相公命已及往燕設甚盛飲食醉飽既寤乃在梁門外疑所謂相公者二相神也人皆言士寧能佗心通士寧過予予故默作念侮戲之竟日士寧不知惡在其通也士大夫多遺其金帛錢物士寧以是財用常饒足人又以爲有術能歸錢與朱少君類矣



# 後山居士詩話

陳師道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百川學海及稗海津逮祕
書皆收有此書百川宋本
故據以排印

# 後山居士詩話

宋　陳師道撰

王師圍金陵。唐使徐鉉來。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圍。謂太祖不文。盛稱其主博學多藝。有聖人之能。使誦其詩。曰。秋月之篇。天下傳誦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語爾。吾不道也。鉉內不服。謂大言無實。可窮也。以請。殿上驚懼相目。太祖曰。徵時自秦中歸。道華下。醉臥田間。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鉉大驚。殿上稱壽。

孟嘉落帽。前世以爲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胷中度世耳。

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共用一律。唯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似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度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即雨。疑況得句處也。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與黃魯直怪嘆以爲異事。

費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蘂夫人。劾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亡詩云。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太祖悅。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數萬爾。

韓退之南食詩云。鱟實如惠文。山海經云。鱟如惠文。惠文、秦冠也。蠔相粘如山蠔、牡蠣也。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也。楊蟠金山詩云。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王平甫云。莊宅牙人語也。解暈四至。吳僧錢塘白塔院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余謂分界堠子語也。

黃魯直云。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之耳。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耳。

黃魯直謂。白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杜子美云。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孟浩然云。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不如九僧云。雲間下蔡邑。林際春申君也。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學詩當以子美爲師。有規矩。故可學。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爾。淵明不爲詩。寫其胷中之妙爾。學杜不成。不失爲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爲樊天爾。

退之詩云。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而老有二妓。號絳桃、柳枝。故張文昌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也。又爲季干志敍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爲一世戒邪。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痊也。荊公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而公文體數變。莫年詩益苦。故知言不可不愼也。

子美懷薛據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省署開文苑。滄浪憶釣翁。據之詩也。

王摩詰云。九天宮殿開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云。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語益工。楊大年傀儡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語俚而意切。相傳以爲笑。

吳越後王來朝。太祖爲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脉脉。看卽玉樓雲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莫不殺錢王。

武人出處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爲作詞號瑤臺第一層。

宋玉爲高唐賦。載巫山神過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効之者。又爲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余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其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爾。

黃詩韓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先黃韓。不由黃韓而爲老杜。則失之拙易矣。

永叔謂爲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余以古文爲三等。周爲上。七國次之。漢爲下。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壯偉。其失騁。漢之文華贍。其失緩。東漢而下無取焉。

陳繹批答曾魯公表云。爰露乞骸之請。黃裳爲會侍讀制曰。備員勸講。乞骸備員。乃表語。非詔語也。曾魯公謂人曰。使布何所道。

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

熙甯初有人自常調上書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蘇長公戲之曰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姦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

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矯飾僞行范蜀公詠僧房假山曰倏忽平爲險分明假奪眞蓋刺之也

魯直謂荆公之詩莫年方妙然格高而體下如云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輿度陽燄窈窕一川花雖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學二謝失於巧爾

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愼也晚學太白至其得意則似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

王荆公莫年喜爲集句唐人號爲四體黃魯直謂正堪一笑爾司馬溫公爲定武從事同幕私幸營妓而公諱之嘗會僧廬公往迫之使妓踰墻而去度不可隱乃具道公戲之曰年去年來來去忙蹔偷閑臥老僧牀驚回一覺游仙夢又逐流鶯過短墻又杭之舉子中老牓第其子以緋讓之客賀之曰應是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爲儒貴不着荷衣便着緋壽之醫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偎他門戶傍他墻年去年來來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眞可笑也

熙寧初外學置官師職簡地親多在幕席徐有學官喜詳語同府苦之詠蠅以刺之曰衣服有時遭點染杯盤無日不追隨

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庶）謝師厚（景初）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婿也其於二父猶子美之於審言也然過於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風石而奇爾

謝師厚廢居於鄧。王左丞存其妹婿也。奉使荊湖。枉道過之。夜至其家。師厚有詩云。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

世稱杜牧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爲警絕。而子美才用一句語益工。曰千崖秋氣高也。

魯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蝨入焉。魯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魯直之兄大臨。旦見床下以溺器畜生魚。問知其弟也。大呼曰。我有對矣。乃虎子養溪魚也。

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杜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杜置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莫而罷。公喜甚。過所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

尚書郎張先善著詞。有云。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幕卷花影。墮輕絮無影。世稱誦之。張三影。王介甫謂雲破月來花弄影。不如李冠蒙朧澹月雲來去也。冠、齊人。爲六州歌頭。道劉項事。慷慨雄偉。劉潛、大俠也。喜誦之。

往時青幕之子婦。妓也。善爲詩詞。同府以詞挑之。妓答曰。清詞麗句。永叔子瞻曾獨步。似恁文章。寫得出來當甚強。

黃詞云。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無過。蓋韓詩有云。斷送一生唯有酒。破除萬事無過酒。才去一字。遂爲切對。而語益峻。又云。杯行到手更留殘。不道月明人散。謂思相離之憂。則不得不盡。而俗士改爲留連。遂

使兩句相失。正如論詩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滿也。

子瞻謂孟浩然之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爾。

魯直乞猫詩云。秋來鼠輩欺猫死。窺甕翻盤攪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蟬。雖滑而可喜。千載而下。讀者如新。

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敍如書。銘如詩。

子瞻謂杜詩韓文。顏書左史。皆集大成者也。

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王夫人。晁載之之母也。謂庶子功名貴富。有如韓魏公。而未有文士也。

退之作記。記其事爾。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莊荀皆文士而有學者。其說劍、成相賦篇。與屈騷何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也。故思苦而詞艱。

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歐陽公謂退之爲樊宗師志。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爲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唯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迨也。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曾子賀赦表曰。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瀲澥。濤波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

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刀筆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文喜用古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敍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王特進莫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

元祐初。起范蜀公於家。固辭。其表云。六十三而致仕。因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是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

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爾。八百死矣。九百猶在也。世以癡爲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視事。而不習吏道。召胥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爲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邪。長公取爲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

唐語曰。二十四考中書令。謂汾陽王也。而無其對。或以問平甫。平甫應聲曰。萬八千戶冠軍侯。不唯對偶精切。其貴亦相當也。

范文正公爲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爲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爾。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

柳三變游東都南北二巷。作新樂府。歌詠從俗。天下詠之。遂傳禁中。仁宗頗好其詞。每對必使侍從歌之

再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後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會改京官乃以無行黜之後改名永仕至屯田員外郎

寧拙毋巧寧朴毋華寧粗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魏文帝曰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衞子桓不足以及此其能有所傳乎

魯直與方蒙書頃洪甥送令嗣二詩風致灑落材思高秀展讀賞愛恨未識面也然近世少年多不肯治經術及精讀史乃縱以助詩故致遠則泥想達源自能追琢之必皆離此諸病漫及之爾與洪朋書云龜父所寄詩語益老健甚慰相期之意方君詩如鳳雛出穀雖未能翔于千仞竟是眞鳳爾

老杜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往時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爲黃精學者承之以予攷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余求之江西謂之土卵煑食之類芋魁云

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迺解老杜百舌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韋蘇州詩云憐君臥病思新橘試摘才酸亦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余往以爲蓋用右軍帖中贈子黃甘三百者比見右軍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蘇州蓋取諸此

余評李白詩如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斲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

與潘邠老書曰。大受今安在。其詩甚有理致。語又工也。

又曰。但詠五言。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爾。

禮部員外郎裴說寄邊衣詩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煙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閑階轉凄切。秖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寒鴈聲相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稔金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手句殘淚。紅牋漫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託邊使。裴說詩句甚麗。零陵摠記載說詩一篇。尤詭詭也。

世語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不能賦。曾子開、秦少游詩如詞。韓詩如秋懷、別元協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

鮑照之詩。華而不弱。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子厚謂屈氏楚詞。如離騷乃效頌。其次效雅。最後效右丞蘇州皆學于陶王。得其自在。

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臺。賦詩云。路失玉鈎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其下有路。號玉鈎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一焉。乃詔諸州爲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得不辯也。

裕陵常謂杜子美詩云。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迨此。

呂某公歸老于洛。常游龍門。還閣者執筆。曆請官稱。公題以詩云。思山乘輿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門吏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池來。

曹南院爲秦帥。嗚氏方與舉國入寇。公自出禦之。戰于三都谷。大敗之。嗚氏遂衰。其幕府獻詩云。賢守新成蓋代功。臨危方始見英雄。三都谷路全師入。十萬胡塵一戰空。殺氣尚疑橫塞外。捷音相繼徧寰中。君王看降如綸命。旌節前驅馬首紅。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問當直學士爲誰。曰。盧多遜。召使賦詩。請韵。曰。些子兒。其詩云。太液池邊看月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太祖大喜。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韓魏公爲陝西安撫。開府長安。李待制師中過之。李有詩名。席間使爲官妓賈愛卿賦詩云。願得貔貅十萬兵。犬戎巢穴一時平。歸來不用封侯印。只問君王乞愛卿。

某守與客行林下。曰。栢花十字裂。顧客對。其倅晚食菱。方得對云。菱角兩頭尖。皆俗諺全語也。

杭妓胡楚、龍靚。皆有詩名。胡云。不見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盡時。張子野老于杭。多爲官妓作詞。而不及靚。靚獻詩云。天與羣芳十樣葩。獨分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徧。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於是爲作詞也。

王岐公詩。喜用金玉珠璧。以爲富貴。而其兄謂之至寶丹。

閩士有好詩者。不用陳語常談。寫投梅聖俞。答書曰。子詩誠工。但未能以故爲新。以俗爲雅爾。

蘇公居潁。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謂前未及也。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余登多景樓。南望丹徒。有大白鳥飛近青林。而得句云。白鳥過林分外明。謝朓亦云。黃鳥度青枝。語巧而弱。老杜云。白鳥去邊明。語少而意廣。余每還里。而每覺老復得句云。坐下漸人多。而杜云。坐深鄉里敬。而語益工。乃知杜詩無不有也。

周盤龍以武功爲散騎常侍。齊武帝戲之曰。貂蟬何如兜鍪。對曰。貂蟬生於兜鍪。外大父潁公罷相。建節出師太原。其詩曰。兜鍪却自貂蟬出。敢用前言戲武夫。李待制師中以相業自任。嘗帥秦。以事去。其詩曰。兜鍪不勝任。猶可冠貂蟬。

東坡居惠。廣守月餽酒六壺。吏嘗跌而亡之。坡以詩謝曰。不謂青州六從事。翻成烏有一先生。

王荐。平甫之子。嘗云。今語例襲陳言。但能轉移爾。世稱秦詞愁如海。爲新奇。不如李國主已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但以江爲海爾。

# 臨漢隱居詩話

魏泰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海類編及知不足齋叢書奇晉齋叢書本作龍威秘書皆收有此書奇晉本作臨溪詩話學海知不足龍威三本皆作臨漢學海奇晉皆刪節本知不足本增多數倍龍威覆知不足本排印書名亦從故據知不足本排印書名亦從之並附奇晉本所載陸烜跋語於後

# 臨漢隱居詩話

宋　魏　泰道輔撰

神宗皇帝以天縱聖智。旁工文章。其於詩雖穆王黃竹漢武秋風之詞。皆莫可擬其彷彿也。秦國大長公主薨。帝賜挽詩三首曰。海闊三山路。香輪定不歸。帳深空翡翠。佩冷失珠璣。明月留歌扇。殘霓散舞衣。都門送車返。宿草自春菲。曉發西城道。（西城一作城西。）靈車望更遙。春風空魯館。明月斷秦簫。塵入羅幃暗。（幃一作衣。）香隨玉篆消。芳魂飛北渚。那復一爲招。（爲招一作可爲招。）慶自天源發。恩從國愛申。歌鐘雖在館。桃李不成春。水折空環沁。（環一作還。）樓高已隔秦。區區會稽市。無復獻珠人。噫。豈特帝王。蓋古今詞人無此作也。（此條冷齋夜話述之。）

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曰。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前人謂杜甫句爲詩史。蓋謂是也。非但敍塵迹撫故實而已。

古樂府中木蘭詩、焦仲卿詩。皆有高致。蓋世傳木蘭詩爲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問所欲。漢魏時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誰之詞也。杜牧之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驚學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殊有美思也。

劉攽詩話載杜子美詩云。蕭條六合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愼勿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

言亂世人惡甚於豺虎也。予觀老杜潭州詩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與前篇同意。喪亂之際。人無樂善喜士之心。至于一將一迎。曾不若岸花檣燕也。詩主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張也。（怒張一作語怒）

老杜最善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言也。而觀陰鏗鮑昭之詩。則知予所謂主優柔而不在豪放者爲不虛矣。

竹有黑點謂之班竹。非也。湘中班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穰洗去苔錢。則紫暈斕班可愛。此眞班竹也。韓愈曰。剝苔弔班林。角黍餌沈塚。是也。（按胡仔漁隱叢話云。班竹惟清湘有之。紫暈如血色。天生如此。未嘗每點上苔錢封之。若廣右藤梧之間。別有一種班竹。極大而班色紫黑。不甚佳。聞有苔錢封之。非盡有也。）

韓愈南溪始汎詩。將死病中作也。句有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蹟。又云。餘年懍無幾。休日愴已晚。張籍哭退之詩略云。去夏公請告。養病城南莊。籍時休官。罷兩月同游翔。移船入南溪東西縱高撐。公作游溪詩。詠唱多慨慷。又曰。偶有賈秀才。來茲亦同幷。秀才、謂賈島也。島有攜文謁張籍韓愈詩曰。袖有新成詩。欲見張韓老也。

世言韓愈白居易無往來之詩。非也。退之招樂天詩云。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又送靈師詩云。閒忠二州牧。詩賦時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爲誰編。（按韓集作爲君編。）是時韋處厚守開州。白樂天守忠州也。（按韓文攷異。方云。魏道輔謂二牧韋處厚、白居易也。二公出守在元和末。此詩作于貞元二十年閒。攷其時非也。近席氏刻昌黎詩。以二語注題下。竟似韓自注矣。繆荃孫趙甌江云。胤牧謂唐次忠牧、李吉甫也。）又有放朝曾不報。半夜踏泥歸之句。樂天和云。仍聞放朝夜。誤出到街頭。樂天有寄退之詩云。近

來韓閣老疎我我先知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

元稹作李杜優劣論（按此是工部羣疎非論也）先杜而後李韓退之不以爲然詩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何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爲徵之發也

李肇國史補載韓愈游華山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沈顏作聲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余觀退之答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滑拳跼梯飈颱伧俜悔狂已咋指垂戒仍鐫銘則知肇記爲信然而沈顏爲妄辨也

韓退之李花詩云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等差及贈盧仝詩云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曜桃李卽此時也

李固謂處士純盜虛聲韓愈雖與石洪溫造李渤游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按韓集作又繼往）鞍馬僕從照閭里（按集作寨閭里）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彼皆刺口論時事（按集作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夫爲處士乃刺口論時事希聲名願驅使又要索高價以至飾僕御以夸閭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詩曰長把種樹書人言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

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也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而韓愈贈盧仝詩

曰春秋五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不知此二傳果何等書也按韓文攷異本云春秋三傳東高閣朱子云三方作五或作左俱非

元稹自謂知老杜矣其論曰上該曹劉下薄沈宋至韓愈則曰引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夫高至于酌天漿幽至于拔鯨牙其思賾深遠宜如何而詎止于曹劉沈宋之間耶

孟郊詩蹇澀窮僻琢削不假眞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閒心與身爲讎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韋絢集劉禹錫之言爲嘉話錄載劉希夷詩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希夷之舅宋之問愛此句欲奪之希夷不與之問怒以土囊壓殺希夷世謂之問末節貶死乃劉生之報也吾觀之問集中儘有好處而希夷之句殊無可採不知何至壓殺而奪之眞枉死也

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及乎感會于心則情見于詞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將盧氣直述更無餘味則感人也淺烏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況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感鬼神乎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其言止于烏與桑爾及緣事以審情則不知涕之無從也採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之類皆得詩人之意至于魏晉南北朝樂府雖未極淳而亦能隱約意思有足吟味之者唐人亦多爲樂府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敍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及其末也或是詼諧便使人發笑此曾不足以宣諷勸之情況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甚者或譎怪或俚俗所謂惡詩也亦何足道哉

池州齊山石壁有刺史杜牧、處士張祜題名。其旁又刊一聯云。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與題名一手書也。此句乃呂溫詩。全篇曰。恩驅義感卽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云云。

歐陽文忠公作詩話。稱周朴之詩曰。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以爲佳句。此乃杜荀鶴之句。非朴也。

梅堯臣贈朝集院鄰居詩云。壁隙透燈光。雞根分井口。徐鉉亦有喜李少保卜鄰云。井泉分地脈。砧杵共秋聲。此句尤閒遠也。

熙寧庚戌冬。王荊公安石自參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造門奔賀者相屬于路。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于西廡之小閣。荊公語次忽顧燈久之。取筆書窗曰。霜筠一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元豐己未。按漁隱叢話作癸亥。公已謝事。爲會靈觀使。居金陵白下門外。余謁公。公欣然邀余同遊鍾山。憩法雲寺。偶坐于僧房。是時雖無霜雪。而虛牕松竹皆如詩中之景。余因述昔日題牕。并誦此詩。公憮然曰。有是乎。頷首微笑而已。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父、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同在館下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爾。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吉父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人以來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父。四人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忽正色謂正仲曰。君子羣而不黨。公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顧豈黨邪。以我偶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父之黨乎。一坐大笑。予每評詩多與存中合。按此條亦見冷齋夜話。

頃年嘗與王荊公評詩。予謂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清健。（清健一作雄健一作新美）但恨其少餘味爾。荊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余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荊公之意。（原作曉）信乎所見之殊。不可強同也。

鼎澧道中有甘泉寺。過客多酌泉淪茗。天禧末寇萊公準南遷。題名寺壁。天聖初。丁晉公復南遷。又題名而行。其後范諷爲湖南安撫。感二相連斥。遂作詩云。平仲酌泉方頓轡。謂之禮佛向南行。層巒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

王旡咎游金陵。幷元寺僧房。見壁間繪一金紫丈夫。上題一絕云。陣前金珤生無愧。（金珤一作仙珤）鼓下蠻奴死合羞。三尺吳綾暗塵土。凜然蒼鶻欲橫秋。旡咎不能辨卷軸。歸示其父王安國平甫。曰。此劉仁贍象袁陟詩也。陟洪州人。（一本云。袁世弼汝州人。世弼詩也）慶歷初。登進士第。官至太常博士。壽不滿四十。少有文學。古詩尤佳。惜乎早死。文章多流落。此詩在陟未爲佳句。然亦俊拔可喜。珤實音蠙。陟誤呼也。

唐人詠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低回轉美目。風日爲無輝。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噫。豈特不曉文章體裁。而造語憃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一本云。惟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鑑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官軍何預焉。（按苕溪漁隱曰。予觀冷齋夜話所論。與此相同。但隱居詩話乃魏泰道輔所撰。道輔與覺範爲前輩。必覺範述

其說耳。然老杜謂夏商誅褒妲。褒似周幽王后也。疑夏字爲誤。當云商周可也。唐闕史載鄭畋馬嵬詩。命意似矣。而詞句凡下。比說無狀。不足道也。按畋詩云。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

孟浩然入翰苑訪王維。適明皇駕至。浩然倉黃伏匿。維不敢隱。而奏知明皇。曰。吾聞此人久矣。召使進所業。浩然誦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明皇曰。我未嘗棄卿。卿自不求仕。何誣之甚也。因命放歸襄陽。世傳如此。而撫言諸書載之尤詳。且浩然布衣闌入宮禁。又犯行在所而止於放歸。明皇寬假之亦至矣。烏在以一棄字而議罪乎。

夏鄭公崿評老杜初月詩。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爲意主肅宗。此鄭公善評詩也。吾觀退之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其順宗時作乎。東方謂憲宗在儲也。

杜牧好用故事。仍于事中復使事。若虞卿雙璧截肪鮮是也。亦有趁韻撰造非事實者。若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黃麞是也。李詢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舂。初無黃麞字。其晚晴賦云。忽引舟于青灣。覩八九之紅芰。（按樊川集云。復引舟于浮灣。忽八九之紅芰。）妊然如婦。嫣然如女。芰菱也。牧乃指爲荷花。其爲阿房宮賦云。長橋臥波。未雩何龍。牧謂龍見而雩。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春秋書龍鬬于鄭之時門。退之詩云。庚午憩時門。臨泉觀鬬龍。韓自河陽還汴。但道經時門。豈復覩當日之鬬龍耶。按春秋書龍鬬云云。似宜別爲一則。

劉禹錫詩。賈生王佐才。衞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重位。賈生當文帝時。流落不偶而死。是也。衞綰以車戲事文帝爲郎爾。及景帝立。稍見親用。久之爲御史大夫。封建陵侯。景帝末年。始拜丞相。在文帝

時實未嘗居重位也。

人豈不自知耶。及自愛其文章。乃更大繆。何也。劉禹錫詩固有好處。及其自稱平淮西詩云。城中喔喔晨雞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爲盡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載。四海重見昇平年。爲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兩聯爲何等語也。賈島云。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不知此二句有何難道。至於三年始成。而一吟淚下也。楊衡自愛其句云。一一鶴聲飛上天。此尤可笑也。

韋應物古詩勝律詩。李德裕、武元衡律詩勝古詩。五字句又勝七字。張籍、王建詩格極相似。李益古律詩相稱。然皆非應物之比也。

杜甫善評詩。其稱薛稷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美矣。又稱李邕六公篇。恨不見之。皇甫湜題浯溪頌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評文者。若白居易殊不善評詩。其稱徐凝瀑布詩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又稱劉禹錫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此皆常語也。禹錫自有可稱之句甚多。顧不能知之爾。（按皇甫湜云云。至亦善評文者二十三字。元本自爲一條。今據漁隱叢話入此則。）

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漁隱叢話事字又字無。）綴葺而成詩。自以爲工。其實所見之僻也。（漁隱叢話僻作狹。）故句雖新奇。而氣乏渾厚。吾嘗作詩題其編後。略云。端求古人遺。琢抉手不停。方其拾璣羽。往往失鵬鯨。（漁隱叢話抉作訣。拾作得。）蓋謂是也。

石延年長韻律詩善敍事。其他無大好處。籌筆驛、銅雀臺、留侯廟詩。爲一集之冠。五言小詩如海雲含雨重。江樹帶蟬疎。平蕪遠更綠。斜日寒無輝者。幾矣。白居易亦善作長韻敍事詩。但格制不高。局於淺切。又不能更風操。雖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讀而易厭也。

蘇舜欽以詩得名。學書亦飄逸。然其詩以奔放豪健爲主。梅堯臣亦善詩。雖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謂之蘇梅。其實與蘇相反也。舜欽嘗自歎曰。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被人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爲尚書郎。在天聖景祐間。以書得名。輕俗不近古。無足取也。

元豐癸亥春。予謁王荊公於鍾山。因從容問公。比作詩否。公曰。久不作矣。蓋賦詠之言。亦近口業。然近日復不能忍。亦時有之。予曰。近詩自何始。可得聞乎。公笑而口占一絕云。南圃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黃嫋嫋垂。眞佳句也。

蘇丞相頌嘗云。館中見王平甫題壁。有宮殿影搖河漢外。江湖夢斷鼓鐘邊。使人吟想不已。平甫尤工用事。而復對偶親切。在京師有病中答予秋日詩曰。忽吟佳客詩消暑。一作驅暑。遠勝前人檄愈風。又曰。北海知天論牛馬。東方傲俗任龍蛇。王繹學士葬以九月。平甫爲挽詞云。九月清霜送陶令。千年白日見滕公。時挽詞甚多。無出此句。

韋丞相惇。自少喜脩養。服氣辟穀。飄然有仙風道骨。在東府栽桐竹。戲作詩云。種竹期龍至。栽桐待鳳來。他年跨遼海。經此一徘徊。

寇萊公七月十四日生。魏野詩云。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李文定公迪八月十五日生。杜默作中秋月詩以獻。僅數百言。皆以月況文定。其中句有蟾輝吐光育萬種。我公蟠屈爲心胸。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爲清節。孤輪碾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爲機權。餘光燭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爲經濟。（漁隱叢話云。餘光燭物施洪恩。我公得此爲經綸。）終篇大率皆如此。雖造語麤淺。然亦豪爽也。默少以歌行自負。石介贈三豪詩。謂之歌豪。以配石曼卿、歐陽永叔。晚節益縱酒落魄。文章尤狂鄙。熙寧末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一命。得臨江軍新淦縣尉。年近七十卒。

楊億劉筠作詩。務積故實。而語意輕淺。一時慕之。號西崑體。識者病之。歐陽文忠公云。大年詩有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此何害爲佳句。予見劉子儀詩句。有雨勢宮城闊。秋聲禁樹多。亦不可誣也。

詩惡蹈襲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之愈精。則造語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漁隱叢話作將信將疑。）娟娟心目。夢寐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蓋愈工於前也。王禹偁檄櫜詩云。南方多果實。檄櫜稱珍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顰眉。皮核苦且澀。歷口復棄遺。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蓋六句說回味。歐陽文忠公曰。甘苦不相入。初爭久方知。（漁隱叢話作憎。）極快健也。勝前句多矣。（按末句據漁隱叢話補入。）

詩豈獨言志。往往識終身之事。范仲淹小官時。詠十四夜月詩云。天意將圓夜。人心待滿時。已知千里共。猶訝一分虧。希文久負人望。世期以爲相。而止于參知政事。王荊公爲殿中丞鞫牧判官時。作鄂州白雪樓詩。略云。折楊黃華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況復區區鄂中小。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得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擾擾。荊公大儒也。孟子後一人而已。雖萬世之下聞其風。宜企慕之。及作相。更新天下之務。而一時沮毀之者籧起。皆合白雪之句也。（按漁隱叢話。無荊公大儒也至企慕之數語。）

晏元獻殊作樞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永叔與學士陸經。元獻喜曰。雪中詩人見過。不可不飲酒也。因置酒共賞。即席賦詩。是時西師未解。永叔句有主人與國同休戚（同一作共）不惟喜樂將豐登。須憐鐵甲冷透骨。四十餘萬屯邊兵。元獻快然不悅。後嘗語人曰。裴度也曾宴賓客。韓愈也會做文章。但言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卻不曾恁地作鬧。（按潘子眞詩話云。永叔頗聞晏因賦雪詩有語。其後歐守青社。晏亦出鎮宛邱。歐乃作啓敘平生出處以致謝悃。其略曰。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嘗鈞衡。又以諫官而蒙奬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晏得書。即於書尾作數語。授掌記潘本答之。甚滅裂。坐客怪而問焉。晏徐曰。作答知舉時。一門生書也。意終不平云云。攷之侯鯖錄。因歐公此詩。明日。蔡襄遂言其事。晏坐此罷相。固宜有作鬧之語。竝如子眞所云也。）

前輩詩多用故事。其引用比擬。對偶親切。亦甚有可觀者。楊察謫守信州。及其去也。送行至于境上者十有二人。隱父於餞筵作詩以謝。皆用十二故事。其詩曰。十二天辰數。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極醉巫峰倒。聯吟蜮琯清。他年爲舜牧。協力濟蒼生。用故事亦恰好。（一無此六字。）

慶歷中李淑罷翰林學士知鄭州會奉祠柴陵作詩三絕其恭帝詩最涉嫌忌曰弄楯牽車晚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壠逾三尺猶認房陵半仗來既爲仇家陳述古抉其事以聞褫一職至和中阮逸爲王宮記室王能詩（一本云爲王宮教授有宗室能詩）多與逸唱和逸有句曰易立泰山石難枯上林柳有言其事者朝廷方治之會逸坐他事因廢斥之（一本云會逸復以請求受賄事因廢斥之）

温成皇后初薨曾立春進詩帖子是時永叔禹玉同在翰林院以其虛閎故不進俄而有旨令進温成閎帖子永叔未能成禹玉遽口占一首云昔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閒永叔深歎其敏麗（按此條亦見冷齋夜話又按曲洧舊聞云歐公與王禹玉范忠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貴妃以下諸閤皆有是時温成薨未久詞臣閨而不進仁宗語近侍曰詞臣觀望温成獨無有色甚不懌諸公聞之憧駭禹玉忠文倉卒作不成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時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箋自錄其詩云忽聞海上有仙山煙鎖樓臺日月閒花下玉容長不老只應春色勝人閒既進上大喜禹玉拊歐公背曰君文章眞是舍香丸子也此說與道輔所紀小異因附錄于此）

大臣有少時雖脩謹然亦性通侻有數小詞傳于世可見矣慶歷中簽書滑州節度判官行縣至韋城飲于縣令家復以邑倡自隨逮曉畏人知以金釵贈倡期緘口亦終不能祕也嘉祐中大臣爲館職奉使契丹歸語同舍吳申曰世言雨逢甲子則連陰信有之昨夜契丹至長垣往來無不沾濕長文戲曰長垣逢甲子可對韋縣贈庚申也大臣終無悔恨

下澤漘水處多蚊蚋秦州西溪尤甚每黃昏如烟霧晦合聲如殷雷無貧富皆以紗絹蒲疎蕉葛爲廚罩老幼皆不能露坐至以泥塗牛馬不爾亦傷害范希文嘗以大理寺丞監秦州西溪鹽務爲蚊蚋所苦

有詩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絮輕。但知離此去。不要問前程。

張鑄健吏也。性亦滑稽。爲河北轉運使。以事謫知信州。是時以屯田員外郎葛源新得提舉銀銅坑冶。信州在所提舉。源欲爲鑄發舉狀。移牒令鑄供歷任腳色狀。鑄不平。作詩寄之曰。銀銅坑冶是新差。職任催綱勝一階。更使下官供腳色。下官蹤跡轉沈埋。源有慙色。

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不知何人之詩。頗爲邊人傳誦。有張師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人目爲蜜翁翁。會官于寒上。一夕傳胡騎犯邊。師雄倉惶振恐。衣皮裘兩重。伏于土穴中。神如癡矣。秦人呼土窟爲土空。遽爲無名子改前詩以嘲之曰。昨夜陰山賊吼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著皮裘入土空。張亢嘗謂蜜翁翁無可對者。一日亢有姪不率教。亢方詰責。欲杖之。姪倚醉大言曰。安能杖我。爾但堂伯伯。亢笑曰。糖伯伯可對蜜翁翁也。釋而不問。（按張亢一段。漁叢話不錄。）

永叔詩話載陶穀詩云。尖簷帽子卑凡厮。短袖靴兒末厥兵。不曉末厥之義。又嘗問王洙。亦不曉。予頃在眞定觀大閱。有一卒植五方旗。少不正。大校恚曰。你可末豁如此。予遽召問之。大校笑曰。北人謂麤疎也。豈厥之音豁乎。亦莫知孰是。

楚州有官妓王英英。善筆札。學顏魯公體。蔡襄復教以筆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聖俞贈之詩云。山陽女子大字書。不學常流事梳洗。親傳筆法中郎孫。妙作蠶頭魯公體。（妙作一本作妙畫。）英英貌甚陋。固云不事梳

洗。一云故有不事梳洗之句中郎孫君謨也。

呂士隆知宜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會杭州有一妓到宜。其色藝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復犯小過。士隆又欲笞之。妓泣愬曰。某不敢辭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舍之。梅聖俞因作莫打鴨一篇。曰。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中落。不比孤洲老禿鶖。禿鶖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蓋謂此也。

苗振熙寧初知明州。致仕歸鄞。自明州造一堂。極華壯。載以歸。或言鄞州置田亦多機數而得。是時王逵亦居鄞。作詩嘲之曰。伯起雄豪世莫偕。官高祿重富於財。田從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十隻畫船風破浪。兩行紅粉夜傳杯。自憐憔悴東鄰叟。草舍茅簷眞可咍。伯起振字。東鄰逵自謂。是時王荊公秉政。聞此詩。遽遣王子韶爲浙路察訪。于明州廉得其實。遂起大獄。振竟至削奪。

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荊公家最衆。張奎妻長安縣君。荊公之妹也。佳句最爲多。著者。草草杯盤供語笑。昏昏燈火話平生。吳安持妻蓬萊縣君。荊公之女也。有句曰。西風不入小牕紗。秋意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萬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劉天保妻。平甫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幙。春去春來那得知。一作春去秋來。荊公妻吳國夫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攜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脫灑可喜也。

老杜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蓋詩欲氣格完邃。終篇如一。然造句之法。亦貴峻潔不凡也。

永叔詩話稱謝伯景之句。如園林換葉梅初熟、不若庭草無人隨意綠也。池館無人燕學飛。不若空梁落燕泥也。蓋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謂西崑體。而王胄辭道衡峻潔可喜也。

白樂天海圖詩。（漁隱叢話作海圖屏風詩。）略曰。或者不量力。謂茲鼇可求。最屬牽不動。綸絕沈其鈎。一鼇既頓頷。諸鼇齊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侯。遂使百川心。（一作途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詩。感劉隗、李訓、辭文通等事。爲之太息。

蘇子美監進奏紙。因秋賽會。同舍各醵金以飲。時洪州人李定欲預此會。禱堯臣以干舜欽。不從。定大怒。遂暴其席上之事于言路。一時俊穴皆坐斥。逐聖俞有客至詩曰。有客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謂定也。

國初官舟數少。非達官不可得。太宗時朱嚴第三人及第。稅舟赴任。至王禹偁送詩曰。賃舟東下歷陽湖。牓眼科名釋褐初。是也。天禧末。李迪自宰相謫衡州副使。至儀眞。是時鄭載爲發運使。假張駝子客舟赴貶所。尤可怪也。

陸起性滑稽。宰吉州廬陵。劇邑。訴訟尤多。起旣才短。率五鼓視事。至夜分猶不能辨。自作一絕題廳壁云。驅雞政府本來無。剛被人呼邑大夫。及至五更侵早起。算來卻是被雞驅。

杭州天下之佳郡。衣冠之所樂處。故退之云。東吳游宦鄉是也。入幕尤多佳士。屢歷中方楷守杭。會三幕客。皆年近七十。其閒又有經生于郡政殊無所補。衆所鄙笑。而方亦惡之。有無名子嘲之曰。綠水紅蓮

客。青衫白髮精。過應無一事。咳嗽兩三聲。

葛稚川神仙傳載王方平麻姑降蔡經家。方平謂姑曰。不見姑已五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經竊視麻姑手如鳥爪。心念曰。背痒時正可爬背。方在念而方平已知。責經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謂其手可爬背。于是鞭經背。皇祐中。江西有一事正類此。李覯題麻姑壇記以嘲之曰。五百年來別恨多。東征重得見青蛾。擘麟方擬窮歡樂。不奈閒人背痒何。

永叔詩話載本朝詩僧九人。時號九僧詩。其閒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圖刊石于長安。甚有可喜者。嘉祐熙寧閒吳僧文瑩尤能詩。其詞句飄逸。尤長古風。其可喜者。不可槩舉。有渚宮集兩卷。鄭獬爲之序。行于世。可見也。

楊文公談苑載本朝武人多能詩。若曹翰句有曾經國難穿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劉吉父詩云。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大年稱其豪。近世有張師正。本進士及第。換武爲遙郡防禦使。亦能詩。有昇平詞云。舊將封侯盡降王賜姓歸。又有蝸角功名時不與。澗松材幹老甘休。分鹿是非皆委夢。落花貴賤不由人。他句皆類此。

有武士方圭好作惡詩。極有可笑者。有旁見集行于世。多爲士大夫之口實。慶歷初。宋丞相庠守揚州。會圭經過赴會。至于席上。談詩嘲嗤可厭。宋公厭之。因顧望野外有牛繫樹下。牛拽樹將折。宋公謂坐客胡恢曰。青牛特力狂挨樹。恢已曉公意。應聲對曰。怪鳥啼春不避人。公大笑。圭亦慚怒。

馬遵責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軍民爭欲駐留玉以鐵鑹絕江遵于餞筵倚醉令官妓剝榧實而食眷眷若留連狀又以所乘驄馬寄梅聖俞家郡人皆不疑其主也遵夜使人絕鑹解舟以水沃櫓牙使之不鳴逮曉舟去遠矣聖俞寄遵詩云三更醉下陵陽峰扁舟江上去無蹤（扁一作仙）又牙鐵鑹漫橫絕濕櫓不驚潭底龍斷腸吳姬指如筍欲剝玉榧將何從短翎水鴨飛不遠那經細雨山重重卻顧舊埒病驄馬塵沙歷盡空龍鍾蓋謂是也

洪武九年歲在丙辰閏九月壬辰癸巳兩日在華亭集賢外波草舍雨牕寫映雪老人誌時年八十歲

# 跋

魏泰字道輔。襄陽人。幼爽邁。善屬文。博綜羣籍。喜談朝野事。亹亹終日。然其爲人。有口而無行。于曾布爲婦弟。恃其勢。頗爲鄉里患苦。嘗在試院。以事上請。歐主文總甕。坐此不許應取。既不得志。乃紀其少時公卿閒所聞爲東軒筆錄一書。皆用私意誣衊前人。心喜章惇。數稱其長。其是非多不可信。又撰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皆託之武人張師正。而自爲之序。最後假梅堯臣之名作碧雲騢。至毀及范文正。而天下駭然矣。晚節卜居漢上。爲隱居詩話一卷。其持論主于優柔感諷。深以豪縱怒張爲戒。殊不類其爲人。雖閒一稱引章惇。且目王介甫爲孟子後一人。爲後世口實。而援據古今。抗揚風雅。尙未獲戾于正人。似差勝于東軒諸錄耳。偶得善本。校而刊之。覽者或不以爲病云。

乾隆己亥十月下浣三日。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 跋

此卷卽錢遵王所藏讀書敏求記所載者。末有題署兩行云。洪武九年丙辰映寫老人寫於華亭集賢外波草舍雨窗。時年八十。老人卽孫道明也。上有袁凱之印。徐昌國印。臨溪二字。敏求記誤刻漢字。非見此本。曷由知之。信乎讐校之功爲鐫書第一要事。梅谷陸煊識。（奇晉齋叢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六一居士詩話及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殷師竹 楊靜盦 黃聿祥 徐蔚南 曹鈞石）

嚴密錄祥

# 跋

魏泰字道輔。襄陽人。幼爽邁。善屬文。博綜羣籍。喜談朝野事。亹亹終日。然其爲人。有口而無行。于曾布爲婦弟。恃其勢。頗爲鄉里患苦。嘗在試院。以事上請。歐主文總甕。坐此不許應取。既不得志。乃紀其少時公卿閒所聞爲東軒筆錄一書。皆用私意誣衊前人。心喜章惇。數稱其長。其是非多不可信。又撰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皆託之武人張師正。而自爲之序。最後假梅堯臣之名作碧雲騢。至毀及范文正。而天下駭然矣。晚節卜居漢上。爲隱居詩話一卷。其持論主于優柔感諷。深以豪縱怒張爲戒。殊不類其爲人。雖閒一稱引章惇。且目王介甫爲孟子後一人。爲後世口實。而援據古今。抗揚風雅。尙未獲戾于正人。似差勝于東軒諸錄耳。偶得善本。校而刊之。覽者或不以爲病云。

乾隆己亥十月下浣三日。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 跋

此卷卽錢遵王所藏讀書敏求記所載者。末有題署兩行云。洪武九年丙辰映寫老人寫於華亭集賢外波草舍雨窗。時年八十。老人卽孫道明也。上有袁凱之印。徐昌國印。臨溪二字。敏求記誤刻漢字。非見此本。曷由知之。信乎讐校之功爲鐫書第一要事。梅谷陸煊識。（奇晉齋叢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六一居士詩話及其他四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殷師竹 楊靜盦 黃聿祥 徐蔚南 曹鈞石）

嚴密錄祥